

點註續文章軌範

宮脇通赫補輯

二二



點註續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伯夷傳

司馬遷

屈原傳

司馬遷

卜居

屈平

漁父辭

屈平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解嘲

揚雄



答賓戲

班孟堅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第二卷

放膽文

象詞記

王陽明

潛夫貴忠篇

王符

對楚王問

宋玉

項羽贊

司馬遷

異性諸侯王表

班孟堅

賣柑者言

劉覆瓿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貨殖傳一章

司馬遷

第三卷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說難

韓非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游俠傳序

司馬遷

說商君

趙良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逐客上書

李斯

諫吳王書

枚乘

論神怪

谷永

第四卷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王命論

班彪

機論

馮用之

本論

六一居士

諫論

蘇老泉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讀楚語論

蘇東坡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論志

朱伯賢

第五卷 小心文

過秦論中

賈誼

過秦論下

賈誼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報任安書

司馬遷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論賢粟

鼂錯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政事堂記

李華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第六卷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報燕惠王書

樂毅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答蘇武書

李陵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陳情表

李密

却聘書

謝枋得

第七卷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蒯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言傳喜書

何武

梓人傳

柳子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待漏院記

王元之

以上凡六十八篇

明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一

安福人正德進士至國子祭酒謚文莊

明東郭鄒守益批撰

明焦竑字弱侯號漪園南

漪園焦竑評校

京旗手衛人官歷翰林脩撰病免杜門著書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南溪宮脇通赫輯補

南溪云蓋退之嘗憤不遇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辭勃之氣在中使擬屈揚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文法竭其伎
倆出之故全
篇多對偶語
文字自帶古
色
天道篇刑名
賞罰治之具

紀記也
鉤猶以鉤取
魚也
賦與觸同

邪登崇峻良峻俊通○茅坤云告諭體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含蓄

孰云多而不揚茅坤云含蓄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之辭樓云語健○四語可

謂名言然文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

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謂六之文手

不停披下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事者必鉤其玄

兩句是讀書法○先叙此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校膏油以

四段段段周悉句句彫畫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于已業賦排

異端攘斥佛老茅坤云先生大旨挈言之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包裹

術之罅隙張皇幽眇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少尋墜緒之茫

茫茅坤云俱工而雄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

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以上稱其勞於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姚姒

姓姒夏姓○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音信屈聲音

康王之誥也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音牙難讀春秋謹嚴褒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葩藻

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猶樂之同工而

異其調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章之著見○謝

南溪云排斥
異端主張祖
訓是為人之
正道大義古
今有道者所
自任退之眼
識到此是所
以為退之
醲音農厚也

考異諸本具作其

考異諸本實作躡

愈唐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後為四門博士後又遷為博士穴事多也

云文公作文專占地步數段于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

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為人之成立○孫云上

四段稱美此下言其不遇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陽山縣

令○主張全在不見信不見助數語三為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

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

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

為桷榑榦侏儒椳闌扂楔梁音盲大梁榑椽也榑榦二者榑上短柱也侏儒短椽之屬椳

戶樞也闌門中楹也扂音店門扇也楔音屑門兩旁木也○設為先生解弟子之詞各得其宜施以

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

硃砂也赤箭山草之類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牛溲音瘦馬勃音敗鼓之皮三者皆賤

藥牛溲牛溺也馬勃馬屁菌生濕地如菰而員且輕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

良也何孟春曰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紆餘屈曲貌○紆餘才優也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

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

老子行荀卿守正大倫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荀卿疾濁世之

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于蘭

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

舉音落校較也八大及雋作較

廩彼錦切
娟一作婦

役從一作促

南溪云動而得謗一節氣

脈聯絡全篇辨解根抵處

樂記投殷之

後於宋鄭註

投舉徒之辭

也
為散官廩下

玉川子盧仝
之號嘗為月
蝕詩昌黎稱
其二

遇於世何如也。茅坤云冷語不盡。○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

不繇其統。茅坤云分寸。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

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解前四段意。猶且月費俸錢。轉歲糜

廩粟子不知耕。娟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轉宰臣不見斥。茲

非其幸歟。動而得謗。見道之言是地步高處。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

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及遂竄南夷等意。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

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

不以杙。音亦為楹。杙。楹也。楹大柱也。茅坤云掉尾指前。○有閑束有昭應世用之文。而皆醫

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味辛無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豨苓即

猪苓也。○此段見無嗟鼻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二段之說。

孫盛夫評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披地倚天。

旨出于楊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答寶戲而公過之。

洪容齋評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

朝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寶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

鄒東郭評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繹其字句。全得左氏

又評韓昌黎作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

及後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四句此意於學者極有補余選續文章軌範首取此篇而終之以待漏院記者先處而後出也。與疊山先生先出而

後處正相反冀後學熟讀此集出而有為于天下云

伯夷傳

司馬遷前漢司馬

遷字子長龍門人世為太史令著史記百三十篇

南溪云是傳之變体以議論行敘事者奇偉變化絕巧文字東龜年云按六藝指六經史滑稽傳序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茅坤云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司馬貞云尚書有堯典舜典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老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取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司馬貞云說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於許由及

事詩以遠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又孔穎達經解之篇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可以証也

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許由必是隱于箕山孔子但言其避讓非也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概梗也畧也王鳳州云始言傳舜若是之難疑無許由事繼言親見許由冢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又疑其事可信正太史公妙處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逸詩可異焉逸詩即采薇詩異者疑其怨也此篇妙處在敘事與議論間雜而玉鳴陽少之作考訂伯夷傳亦自可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此方是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東龜年云叩與和同困學紀聞史記正誤云致堂胡氏云叩馬之諫孔子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十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兒惟肖云依漢書律曆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紂非其本心亦自可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薇蕨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王不自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上世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則我安所歸

志武王即位二年親兵孟津四年克殷史記豈謬哉程子誤計文王受命之年為武王三十三年程子豈不疎乎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睚音雖恣睚暴戾一曰自得兒後漢書或傳負功恣睚肆怒兒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于嗟嘆辭徂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遂餓死於首陽山其傳語至此止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德潔行如此而餓死轉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田也屢空糟糠不厭厭飲也言不飲飽而卒登天天之報施善人此引田而上文與善不信之說其何如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睚睚音香萃切仰目怒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若至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儻未定之詞也

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結言天道不足信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此承言天道雖有不信處

然吾人不可因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言名卒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

此指擇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天狗財烈

士徇名夸者死權貪權勢以矜夸衆庶憑生憑恃矜其生

各從其志意至同朋以下却說上見於夫子意○王鳳洲云善惡報應之說太史公深疑之東坡三槐堂銘言此

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賈子賈誼也憑史記作憑音凭

皆歸于天之未定則善惡之報可必然後曉然無疑矣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此意似無緊要頗似暗說而已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于後世哉唐荆川云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謂登仕路也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民傳替康早有青雲之志陶弘景見葛洪方書便曰仰青雲瞻白日不為遠矣皆指在下者言自唐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羅錦山評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求蔽之詩酒

東龜年云史范睢傳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青雲隨處有異引陶弘景亦無所

賞

賞

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違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鄒東郭評此篇傳伯夷而先叙箕山見許由家云云者可以知司馬公考究其精處且叙事有体而舉天道善人直斷之其殆傳文之深遠者矣

林次崖評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篇議論與尋常列傳不同蓋傳之變体也屈原傳亦然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遇禍災盜跖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遷已知之矣

吳世家立王李九我評余讀揚外菴評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未嘗不嘆其研精史

為王公子光弑王僚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

殍史記作葉

學後讀太史公自叙曰太伯避歷荆蠻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乃知外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文曰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緊見則向之西山餓殍軼詩罵怨者皆付之冰消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景綸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傳信然

孫盛夫評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眾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其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乎其首有讓國

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以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暗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叙其事述其歌中之曰怨耶非耶其未雜引經傳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于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傳

凌以棟云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

司馬遷

南溪云是傳之凌休叙事中間議論者正義曰左徒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在左右拾遺之類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尚上官大夫靳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

南溪云蓋原傳固無明文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諛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

淮南僅據其遺文作之傳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

耳余按懷王客死干秦頃

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襄王新立子蘭為令尹是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子蘭方逞奸誦張威福之

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自此至與日月爭光可也

時而國人舉各子蘭子蘭

以議論傳無此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疑原所為益怒鍛鍊構陷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

容死不脫原
視不免死
吟奔赴自投
水死以避獄
吏之辱刑場
之慘也此於
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世
濁不吾知心
不可謂分知
死不可讓等
語可見然則
原之死也誠
出於不得已
可謂潔死者
矣若夫且以
葬魚腹者葬

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澹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皜。靜貌。泥。澀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紉。此下歷叙其事。

虎關斯死得
所則如不得
命何又何暇
曠九州而相
君優遊以卒
歲哉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張儀事為屈原諫楚張本。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楚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之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閔九年左傳
曰管召也

請受而甘心焉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項

張儀傳曰：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秦必大怒。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

詩大東：騰言顧之，潛焉出涕。毛傳云：反顧也。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懷王不用平言，死子蘭，人或咎之，項襄王反用之，而抑屈平，免死幸矣。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其心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以欲反字，不可以反字，字形出屈平心事。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為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

漢史記作泄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王輔嗣曰潔不待洗之謂也

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敘事未畢中間又雜伯夷屈原太史公所重慕故詳論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漁父此奇出塵而能與世推移舉

懷瑾握瑜文選作深思高舉

竊窺楚辭作杳杳墨作默

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醢舖食啜飲也糟酒滓也醢水擗糟曰醢醢者薄酒也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唐荆川云昔人論醉醒之說謂醒難醉尤難余謂醉醒一也醒不厭世塵醉非耽世味非善醒者曷善醉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洗首必彈冠新浴者浴身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潔白受物之汶汶司馬貞云汶音汶門汶汶猶昏暗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司馬貞云溫蠖猶惜憤楚辭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云陶陶盛陽貌莽莽莽盛茂貌音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云汨行貌音聿眴兮竊窺孔靜幽墨徐廣云眴眩也張守

寃作讎之
作怒而
効猶覈實也
又慘刺也
由楚辭作迪
注同
楚辭直作厚
重作正睽下
有睽字

節云孔甚墨無聲言江南山
高澤深視之胸野甚清淨
寃結紆軫兮離愁之長鞠逸

也鞠窮也
撫情効志兮悅誠以自抑刑法以為圖兮常

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云由道也章畫職墨兮前度

未改畫計畫也墨繩墨也楚辭職作志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削

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睽兮瞽

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司馬貞云下音戶鳳皇在

笈兮雞雉翔舞王逸云笈籠落也同糶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

人之鄙妬兮羗不知吾所臧王師叔云羗楚人語辭任重載盛兮陷

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云示語也邑犬群吠

楚辭樂作傑

兮吠所怪也誹駿一作疑樂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眾

不知吾之異米王逸云言已能文能質內以疏達眾人不知我異米也材樸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

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重華謂舜接達也司馬貞曰楚辭悟作還並音吾古固有不並

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慕願也懲違改忿

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云象法也進路

比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云大故謂

也死亡亂曰司馬貞云王師叙云亂者理也所以浩浩沅湘

兮分流汨兮司馬貞云沅湘二水名汨音聿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司馬貞云

汨流也

楚辭幽拂 曾唵恒悲兮永嗟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

可謂兮王逸云謂猶說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

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云錯安也定心廣志余

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長沙羅縣汨音覓○自古以忠受害者何限自投

江以死則非矣故不滿人意啓右賢許多議論

鄧明宇評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

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此傳亦有感而然

隨流揚波者不至於俱濁亦不必獨醒所謂與世推移

醜者不至於俱醉亦不必獨醒所謂與世推移

者

鄒東郭評史敘事繁而不乱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屈

原之心而世之人君讀此可以知戒矣

唐荆川評余讀賈太傅賦云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

故都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

容噫噫右一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者

不忍見宗國之傾危殉節以死為過耳善乎蘇

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

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禽之則藏終

身于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

論然愚謂以葬魚腹者葬虎閱斯死得所矣

卜居 章大吉曰居處也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居室之

居原以懷王信讒黜賢設為疑辭以卜所處非

虎閱即武關

點註續文章苑

卷一

十四

南溪云屈平於已所從既決胸中嘗無所疑而欲述世態人情以傳後世使人有所鑑特設疑問以為此文以寧字將字一正一反歷舉許多行狀然後說出世態未以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結束乃明為賢為愚由已不由人意真是見道

之言盡曲入神絕佳絕妙

三十斤曰鈞楚辭鍾作鐘

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章法句法○王逸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承素曰悃欵志純一也無窮乎王逸云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隱居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促訾音足慄斯王逸云承顏也以自清乎將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如脂如韋取軟以潔楹乎取圓義○呂尚云潔楹謂同諂諛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

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音水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正說溷濁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應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章大吉云問貞獨立與諂諛從俗分說寧字與將字有輕重韻叶乎字上至末乃嘆世之溷濁而莫已知若知己則不必卜矣詹尹短長數語只起策龜不能知意言惟聽君所為爾

樓迂齋評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行己之志而已

漁父辭

屈平

南溪云辭體最貴流暢而兼艱澀於是等篇須視其章法句法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之三姓昭屈景屈原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醪酒漚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塵也新浴者必振衣祛土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玷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

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復與言祝堯云古今作歌固莫非以騷為祖他有所謂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多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此篇體

洪容齋評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之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

有先生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

平子二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二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

換字踏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也

史記日者傳註曰名下筮日者占候日時也

換字踏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也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日月如流

行過而浮生若夢為權幾何董份云此篇叙宴樂之趣而發端數語尤瀟灑風塵之外

客也看來此老胸懷有須弥大古人秉燭夜遊古詩書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有以也況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用況字一轉更有許多生思○大塊即天

地假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加也

謝靈運族弟曰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

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聶約云坐花句切春夜李園醉月句切春夜

此兩句真有排闥荒欣榮萬象氣聚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南溪云此篇以一百十有七字捉摸春夜游宴之景情而筆鋒縱橫磅礴天地古今人物之間千載之下讀之自覺心胸滿洒眼目燦爛

金谷酒數

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澤崇嘗會賓客大飲園中賦詩不成者罰詩三觴

李廷機評

此序為春園夜宴而作不惟描寫當時光景奇艷精絕即用字用句如逆放過客召我假我笑

花醉月半字具見錦繡心腸非後之序宴游者所能彷彿萬一

茅鹿門評字僅百有奇而逸趣幽懷流連光景迄今猶令人眷戀紙上

解嘲

楊雄前漢揚雄字子

雲蜀郡成都人為郎中給事擬周易莫太玄擬魯論著法言王莽時為黃門大夫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太司馬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

鄉侯晏為孔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

以自守泊如也安靜○呂延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描音苗畫也

答客難解嘲

答寶戲及進

學解業皆押韻

侍中董賢性

和柔便俊得

幸于上為大

司馬

司馬相如傳色也言雄作之不成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
故有剖符之其色猶白故無祿位
封於圭而爵
索隱云柝中
分也
卿大夫紫青
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

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
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
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曾不
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能曾不能三字直管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然而作太玄
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深
曰林疎四布也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
不過侍郎擢纜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
拓落也拓落猶
寥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樓昉云此應上朱丹其轂意以
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大漢往昔
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鹿喻在
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
翼厲翮恣意所存矯翼二句
喻甚婉切故士應上世或自盛以橐范
睢

入秦藏或鑿坏以遁坏与阨同普回切屋後墻
也顏闔拒魯聘鑿坏而遁是故鄒行
于橐中

以頡頏而取世資張銑云頡頏猶詭異也詩邶風頡頏之
頡頏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孟

軻雖連蹇偃蹇
意而為萬乘師今大漢從君
上說左東海右渠搜

李善曰拓落
遼落不諧偶
也
跌覲結反差
也
赤謂誅滅也
宣帝紀詔令
長吏二千石
車朱轡十石
至六百石朱
左轡轡車箱
名車之蔽也
離為十二魯
宋衛晉陳燕
曹齊燕楚秦
鄭

合為六七魏
韓趙齊燕楚
秦
糾三合繩
鎖鉄斬腰之
刑也

甄文選作勢

在金前番禺州後椒塗陽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名徽以糾
繩也墨制也以鎖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
廬倚廬喪居漢律不行三年喪者天下之士雷動雲合王
云今大漢以下正与上文四分五剖相反徽以糾墨魚鱗
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徽制散風等字甚是奇巧
雜襲咸營于八區也方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
戴冠也垂纓而談者皆倚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途者外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
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
多四雁雙鳧飛不為之少茅坤云此數句即答客昔三仁

摺与拉同推也

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矜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

史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去而殷墟二老歸法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
霸五殺百里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此應上世之范雎
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此言人十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樓昉云此段即上鄒衍
意而又不重疊夫上世之士應首或解縛法而相或釋
裼而傅說或倚夷門而笑侯或橫江潭而漁楚詞或七十
說而不遇孔子于七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

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
肯受
鄒衍車於齊
適梁惠王郊
迎如燕昭王
先驅
不悅眉不低
眉下色以求
賢人也
雷火喻執權
用勢者

齊桓公見或擁篲而先驅鄒是以士頗得信音其舌而奮
其筆窒隙蹈瑕猶經挫抗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
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
辟罪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
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
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為盈為實言盛之易衰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指富貴
瞰其室鬼神害盈攫擊者亡言執權用勢者默默者存位極者高

南溪云此篇
之作蓋自知
玄知默六句
生出來

又云以當時
適得宜五字
大繳解釋前
許多議論更
喚起恃惑謔
狂四字以時
一守照應前
時字收拾重
用故事一掉
餘尾以太玄
二字完結有
氣格有風彩

危守道者自守者守道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
易時未知何如即易地皆然意○王士性云雄以才名擅
其功勳傳恭大夫今子乃以鷓臬而笑鳳凰執螻蟻而嘲
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
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
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此人應上世之士
整折骨摺骸音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音畏懼扶服入橐音尚
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土窟激叩萬乘之主音間涇陽抵

一縱一橫雷動雷門變化不測愈出愈妙字字為規句句成法真是一代作手萬世模範又云使雄不感管爵富貴能守玄默以終身不負斯文則與孟軻屈原相頡頏雖極聖人賢思非過譽然雄徒憂人莫其玄之尚百而不憂世

音紙側擊也。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音頤頤音曲也。折頰涕唾流沫言其貌醜西揖強秦之相搯音扼急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高祖所都婁敬委輅輅胡華及應劭曰輅謂以木當曾以輓車也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周穆王命呂侯作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林希元云五也字相次而下若貫珠然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傳其身之遂賊惜哉。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下都洛陽豈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

有建婁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謬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高皆貴族則狂矣。此段覆繳山響若坻隤音邱頽隤坻大坂山房堆欲落曰坻崩時聲聞數百里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于章臺秦臺名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隱於長安之南山洛山中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對策驃于金馬門驃騎發跡於祁連山名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文君東方朔割炙於細君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

東方朔傳武帝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

南漢云此篇全學解嘲以問答說其所絕彼則奔躍占致此則流暢富麗最見文字變化

太玄李廷機云歸結只在太玄兩字○唐順之云此祖東方生答客難枝葉文采過之其一氣渾成則相去遠甚
鄒嶧山評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寓識時之意而陽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于此

凌稚隆評中間文意凡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析詳盡學者熟之自不難于改辯議論

答寶戲

班孟堅後漢班孟

堅名固彪之子明帝時授蘭臺令史典校秘書著西漢書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李光縉云規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未後一結不能忘情于利達却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著其辭曰寶戲主

言古人進取為名

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烟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淨英華英華謂名譽也湛道德孟康云龍虎之文舊矣黃洪憲云先安頓取舍其舍著作而攻進取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涂烏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屈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言無接也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

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音且。以年歲然而器不賈音古于當

已猶當。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

益於殿最也。下功曰殿。上功曰最。唐寅曰。孟堅此篇率皆自譏。自誦之語。欲以自重。適以自輕。縱后

來辨駁。得止亦無甚占地步處。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

顯號應名。亡有美諡。不亦優乎。暗指主人道。爾而笑曰。

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音查。奧之熒

燭光。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

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

說之徒。風颺音包。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音漂。飛景音影。附雲

大雅闕如虎
虎鄭云闕然
如虎之怒
颺飛相擊聲

齊圍燕將

保聊城魯仲

連乃為書約

之擊矢射也

燕將燕將得

之泣自殺

平原君欲封

魯連辭讓使

者三往終不

肯受平原君

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為

魯連壽魯連

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

范睢傳魏齊

夜山出見趙

燭音洽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搗朽摩鈍。韋昭云搗

也。鈇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蹶棄也。虞卿

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聚聲。發投曲。投合也。感耳之聲。合之

律度。淫蠹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

會。風移俗易。乖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

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帝王以

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劉良曰。言據微倖乘邪

不久也。○及至以下。言不

正必速敗。以見其不足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昔

也。○及至以下。言不

正必速敗。以見其不足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昔

也。○及至以下。言不

正必速敗。以見其不足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昔

也。○及至以下。言不

正必速敗。以見其不足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昔

相與卿虞卿
自度趙王終
不可說乃脫
其相印與魏
齊間行
三術商鞅見
孝公言事良
久孝公睡不
聽鞅曰吾說
以帝道不悟
矣後復見公
不中肯而罷
鞅曰吾說以
王道而未入
也後又見公
與語不自知
其膝之前於
席也鞅曰吾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王廷相云朝華夕悴福少
禍多之言真足。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凌約言云以功
傲夫倖險者。字喚起名字正解韓非設辯以激君。呂不韋行詐以賈音
亦云名而已矣。國說難既適也終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
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
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道恢皇綱
基隆於羲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李善云炎如謂光照也
日威之威尊如神。函函含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赫。和枝附葉著磨猶州

以疆國進公
大悅之耳
時務謂六國
更相攻伐為
雄伯之務

三齊略記齊
桓公夜出近
舍齊戚疾擊
牛角高歌

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
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此段叙大漢之盛儘亦描寫句法尤奇絕可愛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呂延濟云曜明也欲
從。登敦音毛堆小丘也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濩。乎重淵。亦
未至也。竇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
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即皋陶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
聲於康衢。扣角作歌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

以疆國進公

之所信音伸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賈

優游不仕也新語以興董生董仲舒下帷下帷講論發藻儒林劉向

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李周翰云譚淡也法言太玄皆及時君

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壺苦本反闡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

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身顏耽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

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

漢書譚作賈

東門之檢婆娑其下

漢書垂字上有其字

天符謂天性也

漢書詳作螭

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

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也視不知其將含景曜

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列及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躔昊蒼也躔音據李周翰云

躔行也李善云昊蒼皆天也○董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應名

者君子之真也歸有光云收上而喻而以若乃牙伯曠師

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般

班班摧巧於斧斤摧音覺章昭云摧猶專也良樂伯樂軼能於相馭善相

漢書是作傑

取馬烏獲抗力于千鈞和秦醫鵠扁鵲發精于鍼石研韋昭云研范蠡之師

計然桑弘羊心計於無垠凌雅隆云引牙曠諸人與上引伯夷諸人是一正一反文法

走謂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應默自娛于斯文以斯

字結應上著述為業意

章大吉評聖哲重功名而輕著作徒馳辯摘藻無所成名

何也蓋戰國橫騖故魯連虞卿電激一時然風

移非迂不通非君子之法如商李朝榮夕瘁韓

呂囚身墜宗豈若孔孟哉大漢度越帝王同符

天地一頭一晦如萬物蕃滋零落於天地耳安

可同戰國時恣其游說也又言鞅斯固不足道

上古之士豈盡然乎夫臯陶諸臣以神交陸董

諸賢以文顯而吾徒師表迺在夷惠孔顏且聖

哲有同異慎修而名隨觀諸珠璧應龍君子豈

有暗而不久章者哉牙曠輩絕技雖不敢厠而

斯文自娛默固無妨于名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孔德璋名

稚圭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齊至太子詹事鐘

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為海

鹽縣令故却過此山孔生鄙之乃假山靈之意以

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迂云今建康

蔣山是也○周顥字彥倫隱于鍾山後應詔仕齊

將過北山孔德璋乃作北山移文以却之後累官

國子博士著

四聲切韻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假山靈而言○鍾山山名後更為蔣山草堂地名即草堂寺遺趾英靈二

神也○茅坤云首假山靈勒移之意泛論云先處

而石出者尚未說入事實筆氣瀟灑寫景絕似馬煙驛

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

顯魚容友

南溪云此篇蓋自離騷來布置假託嘗無斧鑿痕意字煉句盡拔極巧景情入

點在清文直九苑

卷一

廿六

真風彩絕塵
令人不覺魂
飛魄往
耿介劉良曰
謂執節之士
也
蕭洒脱落也

尚長字子平
後漢人男女
嫁娶訖便隱
而不出

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

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

猶却行而脫屣也田汝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

成云芥字履字下得甚工吹笙作鳳鳴遊

于伊蘇門先生遊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

洛曰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

二章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

朱公之哭始終參差歧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楊朱見歧

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翟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下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

呼尚生不存尚長仲氏既往仲長山阿寂寥千歲誰賞世

有周子謂雋俗之士雋與既文既博亦文亦史然而學道

仲長統嘗冀曰若得背山

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又審之復

來求之則亦不可得見也李九我云此段左說入周子

句句垂金字字敲玉讀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

之令人賞心留眄不已言顯盜名草堂濫服幅

耦竊吹艸堂濫巾北岳中有如南郭濫吹竿也諺我松柱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

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冀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譚空空于釋部李周翰云空空

釋部佛經願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

嘗著三宗論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涓子不能傳涓子齊人餌水及

臨水游覽平
原此即足矣
何為區區於
帝王之門哉
幅巾隱士服
也布幅篋也

六臣譚作談
覈胡得反考
之使實也
老子玄之又
玄

涓子腹中有符籙制風雨

其製荷衣隱者服也

銅印墨綬縣今之章飾也

敲扑謂打以聲也

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龍李善曰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

漢則謂之尺一簡身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羅大經曰昆以

騶鶴頭故有其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

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岩壑應凋張六六峯前只一家後以

道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乃知北山終爾乃眉軒席

南少室之流与有道之士不可同年語也

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跨屬城之雄

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

筵久埋敲扑誼置犯其慮牒訴倥傯倥傯苦也窮困意不暇給也惚俗作悒

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鄒陽作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

綸於析獄籠張趙於徃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

都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希蹤三輔

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

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九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好至於

還颺音標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

驚劉辰翁云王介甫最喜誦移文逸其高霞孤映數語以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疏廣投簪疏廣東海人故曰海岸蘭蘭佩

結課考第也析獄審刑書也

架起也舉也文選錄作錄

延引頸也好疏立也

擯發聚也煉上也謂識也

擯補買反持而振之也

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

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慙乃周子

之愧○以下又假山靈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驂西山之逸

之意移之不許再至阮籍奏記曰議曰登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

馳東臯之素謁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今乃促裝下邑

浪棹上京雖情投於魏闕象魏也言高大巍巍然或假步於山肩豈

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薜荔香草也蒙恥無恥也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游躅於蕙路躅踪也汚淥

池以洗耳皇甫謚高士傳兼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宜扁岫幌掩

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嚮於郊端王士

剪裁結斷更覺奇思逸趣於是叢條曠音曠噴膽疊頰怒魄或飛柯柯枝也以

折輪下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謂周顒也

○焦竑云讀之兩腋風生恍然羽化客矣

歸有光評此等文字活潑若禹工描景真切若美女傳情

刑賞忠厚之至論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

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公驚

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歐

公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

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論洵洵父乃信服

蘇東坡

穎水穗也

創亦懲也

本集八大威
作威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
 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主意在此○以君
 子長者四字破忠厚兩字的當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
 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
 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
 書。盛世之忠
 厚如此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
 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
 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見哀世而
 忠厚之意猶
 存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

東魯年云禮
 公族有罪及
 三宥有司不
 對我刑于向
 人豈唐虞之
 遺法邪

孟子可以取
 可以無取
 傷廉可以與
 可以無與
 傷惠
 文元年左傳
 蓬目而豺聲
 忍人也

點註續文章輯覽 卷一

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姜鳳阿云臯陶
 舉縣事對映出來此扶虛為實文法形
 容迫真處○茅坤云將虛情作實案四岳曰縣可用堯
 曰不可縣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
 人而從四岳之用縣也然則聖人之意。姜云婉
 曲有味蓋亦可見
 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
 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茅坤云纒入
 本來話頭賞之過乎仁可以
 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發出忠
 厚之意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貨義不可過也。李九
 我曰

三十

精銳之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又振起古者賞不以爵祿茅坤云刑不以刀鋸

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功之明者而不

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疑者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

刀鋸之所及罪之可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疑者先

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茅坤云又知

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

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照起意使天下相率而

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歸重仁字於忠厚之意故曰忠厚之至也詩

曰小雅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二句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南溪云引詩春秋處餘波振蕩乃見文情精彩此是

掉尾手段

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

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茅坤云百尺竿而責人貴寬真見

一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茅坤云

羅景綸評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故其

為文駕虛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

三宥之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

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

知其所以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陳磻洲評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

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

橫之字此論可見矣

李文登評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詩須令氣象崢嶸米色

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米色。初學讀之。而下以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茅鹿門評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宛宕於今場屋中。極利者也。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一終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二

明 東郭鄒守益批撰

漪園焦 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放膽文

象詞記

王陽明

書曰。鳳三苗於三危。今胡廣貴州山中。所居者皆苗。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

續文獻通考卷九

族也。南溪云此篇以象之見化于舜者立案等奇妙。曰斯詞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

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

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于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烏。劉尚說。死愛其

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大禹之後乎。

漢書註顏師古云有庠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人者兼屋上之烏。

茅坤云一唱三嘆餘音嫋嫋。

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大禹之後乎。

韓詩外傳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骨餘。

反覆辨論。如走盤之珠。晶光琅琅。

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遠且久也。

此段歸在舜身上。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

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瞽。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

諧。此意絕妙。文勢亦自圓活。

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已化於舜矣。

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

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

即管蔡之當誅。以明象之見化。別有一種奇思。不然。周公之聖。而管

之者之周也。

之見化。別有一種奇思。不然。周公之聖。而管

之者之周也。

之見化。別有一種奇思。不然。周公之聖。而管

之者之周也。

南溪云然則以下總收前毀新意與中間舜象許多議論囊括結之餘意無限

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又進步其殆做於舜之封象歟李廷機云把象祠說得稟溥動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此段歸在象身上見象之化於舜却重在此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此似引導苗夷意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此似規諷安宜慰意而猶可以化之也議論有闕世教

王荆石評

思淵辭粹冲夷渾雅讀之洒洒快人令人感激蓋天地間有數文字未易多得也蘇穎濱嘗云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未見太尉也於此文亦然

鄒東郭評

此篇行文思致婉切議論滋長末一段使人讀之有慨然感而向善之意

許穎陽評

一篇文字多少關鍵多少意思多少精神末復有提撕世俗之意真足垂法風世

王鳳洲評

陽明先生以理學名世作象祠記亦是一團理學所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斯足以盡先生之厚籍矣

李九我評

只是一象詞記說到舜德之入人深又說到象之見化於舜中間奇思滾滾姿態自出如入錦綺之肆燦然奪目荆石先生最喜此篇文字謂絕世之才不多觀見然則陽明此篇非有天才直臨時杜撰不得

也 擿先齊及挈

潛夫貴忠論

王符後漢王符字子節

信耿介不同於俗以故遂不得升進安帝朝隱居著潛夫論三十餘篇後漢書本傳載五篇貴忠篇蓋其一○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符耿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南溪云此篇議論自大處起說入小處指斥奸臣情狀一割七尤如起首數節眼力絕高道味自存文字極雄壯極雅馴令人頓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臯陶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句法勃

忘鄙俚心

穎陽云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本介子推信有左法廿四年左傳況偷天官以私

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唐虞夏殷

周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

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

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息夫躬董賢皆西漢哀帝

時天以為盜是四子十六字彈文說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

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

日富貴則背親捐舊言言實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

信二年左傳晉卜偃曰魏必亡矣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漢書曰作巨

情實也

痲音問小兒痲病
戰國策趙將李牧為韓倉所潛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

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痲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巢而增巢其上文詞儘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章懷太子曰夫鳥以

下曾子之語也亦見太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深中膏盲

論常苦崇也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

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詞氣

豪雄直貫到底讀之凜然

許穎陽評潛夫著論五篇獨此篇抑揚反覆曲盡人情足為人臣箴規尤足為貴臣永監

趙荆陽評取其不激不詭縷縷當實

對楚王問

宋玉楚宋玉郢人屈

原弟子仕
楚為大夫

李善曰遺行
可遺棄之行
也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得巧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轉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轉他幾
 段緊一其為陽春白雪轉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轉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
 彌高其和彌寡句總收二故鳥端更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意外
生

華力雄偉夫蕃離之鷄有力量○張銑云蕃離
 蒿草之屬鷄小鳥也 豈能與之料天

地之高哉凌駕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

孟諸夫尺澤之鯢音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

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

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妙在故非獨一句做策
精髓處末方說所以不

譽之故

般与班同

迴音烟寥遠也

羅景綸評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着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
 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
 与自家一般皆是于活處着如宋玉對楚王問
 其中鳳凰上擊九千里一段心胸何等開闊筆
 力何等活動都是拖景物做自家生意
 所以描寫出來自是迥別且占地步

鄒東郭評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蓋古文中之尤奇偉者

真西山評此後世設
問之祖

項羽本紀贊

太史公列羽于本紀何也懷王既抵項羽主命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紀以高

帝紀年亦明天

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

瞳子意見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蠱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揚衆

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

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南溪云項羽重瞳與舜重瞳同羽雖非舜苗裔一曰至霸王與舜自布衣起者相也然則羽亦固命世之雄也而羽逞其私智力征

羽背關懷楚抑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可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

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鄒東郭評通篇說盡項羽自亡之實而未

譏其天亡之謬可謂簡而盡也

王鳳洲評英雄志慮畧相同余觀高帝微時絲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始皇帝

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二雄垓下之歌一則威

加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雄哉觀此贊成敗之分知力之不如名義決矣

終至身死國亡是羽自取也非天命也豪傑存亡係之于天古今通論此文明其自取是子長神識高處五諸侯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項羽伐秦

唐荆川評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未必皆仁
勾踐長頸烏喙而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
未必皆不仁彼皮相者烏足與論哉此贊言
霸力已極直從重瞳著異聞過矣自太史公始
不可
改除

茅鹿門評文可百餘字而一抑一揚簡勁奇拔曲盡項羽
興亡始末且以重瞳著異聞却是筆力高處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詩書二字提綱與舜禹受禮古禪字去聲

積德累功言虞夏有天下之難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

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商周有天下之難

文勢錯落可誦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

漢書疊作累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獻獻字句絕章著也言秦襄公始為諸侯至文公繆公更為彰著也孝昭嚴稍蠶食六

國秦有天下之難嚴即莊襄王避明帝嚴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

若彼用力如此收總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

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

等墮城銷及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

萬世安秦此句總上數段見有天下之難然十餘年間猛

敵橫發乎不虞謫戍疆於五伯句法閭閻偏於戎狄嚮應

瘠瘠同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

速自斃也此意絕妙是以漢亡尺土之階叙漢處獨畧繇一劍

難與艱同

周禮二十五家為閭閭里中門也秦之禁謂墮城銷及箝語燒書之屬

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照上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革皆承聖王之烈何則一段總收上許多意思極警策精髓處今漢獨收孤秦
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
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先列月而後及其年時天下未定參錯交易也天下
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茅鹿門評此文英發奇偉妙處在鄉秦之禁適所以
資豪傑而速自斃也一句及未總收一段以
鄒東郭評後漢文章以孟堅為最只此一篇氣勢雄
壯造語用字高古誦此輩下皆驚人句
許穎陽評班孟堅文字余獨錄其簡短者
着他步驟此作尤其杰然者

賣柑者言

劉覆詭明劉覆詭

杰與傑通用

名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正初舉進士授高安縣
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建議不用安置紹興明
太祖克金陵遣使聘基往獻時務十八策留預謀
議輔太祖定天下每忠言敢言太祖嘗以子房況
之封誠意伯致仕所
著有郁離子覆詭集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
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王鳳洲云句句可法無一字增減得予買得其一
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
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好句將術
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張個欺字賣者笑曰吾業是有
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

所上若字汝也

業下一本有已字

詩大雅武夫
沈沈武貌

數都古反壞也

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
 思。今夫下數段好議佩虎符坐臯比者。沈沈乎干城之具
 也。果能授孫吳之畧邪。我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
 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偶因博戲飛神劍。摧却終南第
一峯。是此等氣象。文勢圓活。音
 調高。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
 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取。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
 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
 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後語最有風趣。是文機活
處。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子。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

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此轉尤佳豈其憤世疾邪者邪。而託于

柑以諷邪。只此一句便結了。

鄒東郭評此篇托柑為諷。而世情畢著。覆瓿之文多矣。余獨取此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

茅鹿門評商燹周鼎之文是覆瓿第一文字。

難蜀父老

文選以此文為檄類。

司馬相如前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漢書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便。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謂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恩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漢卒。作者。數万人治道。二道不成。士

卒歲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叩符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後欲願為內臣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印符再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郡縣愈于南

汪濊汪濊廣深也群生露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從化貌因朝冉從駘音定音存音邛音畧音斯音榆音舉苞蒲冉駘管邛斯榆苞蒲皆地名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牧夷狄也其義羈縻此是正道理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印符西轅之與中國並也言不臣屬歷年

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孟子五句而舉之史記註舉猶拔也文選薦紳作搢紳棘步北反文穎曰夜郎棘中西南夷后以為牂牁二郡

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羈縻不絕馭夷之正法古天子所以羈縻者非欲廣臣屬也所以維之使不為百姓害耳與中國並句見自古不屬而漢討之無益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齊民中國之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此是破調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蜀皆古蠻夷左衽之人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劉辰翁云此數語故折難進言主意

史洪作鴻沸

作濤外作登

崎嶇作崎區

感作戚

鴻水下脫落

決江疏河灑

沈澹災八字

註灑分也沈

深也澹安也

分散其深水

以安定其災

也

史無膝字膝

膚理也

史啞蹠作握

齷修作值

兼容萬國并

包四夷也

史淫作潏

史殺作弑老

作兄奴下無

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原其本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

安夏后氏感之乃堙鴻水引禹之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災

灑分也沈澹也澹安也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膝胝音知無胝音

膚不生毛躬體也膝理也胝蹠也股中小毛也莊子兩

何女曰股無胝脛不生毛顏色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雖是諛詞然寫出武帝非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啞蹠拘文章俗啞蹠急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

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

之城方入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

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相如之文中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

泣內嚮而怨曰李光縉云如東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

征西夷怨之意

字

史洋下有而

史庚作驚焉作惡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

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文選荆作柯

言德如風行。二方西夷南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

關沫若。沫若水為關。徼祥荆。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

史靈作零

戎。揚升菴曰。其字从弋。弋。杙也。繫船木也。郭忠恕云。从弋。謬之甚。今盤江與崇安江皆然。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不能識。字信夫。鏤靈山。鑿通山道。梁孫原也。梁橋。創道德之塗。垂

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逝不閉。

史習爽作阻深

厥成。天下。習音。爽。闇昧。得耀乎光明。習。早也。爽。明也。言化晏如之意。忽。音。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之所被者。遠使䟽遠

之國。不被壅閉。習爽闇昧。復得被乎光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史視作視焉作遲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極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丞務

也。此小段括一篇。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

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

減五下登三。五常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識者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鳥。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

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固靡

徙敝固驚視貌遷延而辭退茅鹿門云偉辯處傾側詞場精華處雄視藝圃

樓迂齋評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擊其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却又愛強說道理至禹治人為比可謂牽

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

功之心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林次崔評意思與喻已蜀檄同皆好文章

唐荆川評後面自解雖遷就強辯然着他前

設難一節畢是長卿心術難掩

貨殖傳一章

司馬遷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正義曰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也○李廷機曰即首叙起便有

法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音雲關東南受漢江淮

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

今謂之夏人王鑿云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法固森然也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謠俗數語結上生下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

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重地廣人稀

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隋徒火切音隋張守節曰隋今為搖果搖

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

鄉足螺魚蟹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不待

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音子瘦弱也病也徐廣云皆窳

正義曰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塩燒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糖除草也

懶魯簡切懈怠也

六畜馬牛羊豕犬雞

苟且墮嬾之謂也

偷生無積聚而多負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死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穆文熙云說盡世人欲富之情然世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

說文剽劫劫也一云剽劫人

推埋酷吏傳註殺入而埋之

揆擊持也郭璞曰挑者以琴中音挑動之

阮整溝也

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董公云文辭故為無涯淡以指斥譏證使當世不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能解免切中情事妙不可言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

於賂遺也。穆文熙云詳所叙却似嫚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豈崇勢利者哉農工商賈

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

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此不販以遠故。○余有丁曰：引譬語有分曉。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

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

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園收養之給故曰素封。○李廷機曰：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列素封。

漆竹以至菽粟之數，可謂富矣。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

百。司馬貞曰：戶率一，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

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

率音律約數也。一戶錢二百

萬。率二千故百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

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蹄角千。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

賤。以此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為

計。山居千章之材。章方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畝種之田。若千畝。卮茜。音支。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

侯等。連下許多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

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

千石魚陂。正義云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

茜一名紅藍。其花深紺赤。

黃也。徐廣曰：鐘六斛。四斗也。千畦二十五畝。

章昭曰畦猶

非音九

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釀音渠飲錢飲食被服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

有鬪智既饒爭時少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既饒足錢財則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

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農也為

上末富商也次之茲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

語仁義亦足羞也家貧親老七旬與無巖處奇士之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但忽心跡語矯枉

過中所以來班氏之譏而世之喜長短者則又籍之以紛紛矣

董用均評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胸中所以識見如市

兒賈堅散艷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標是古其是非雖間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

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日作

酒八月成名

酎武帝紀因

金服度曰因

八月酎酎祭

宗廟時使諸

侯各獻金來

助祭

以至是嘗論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

予以為漢武方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

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酎金而

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

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以為實言何

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

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

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見太史公之材獨冠

古今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終

製本師中根致公印

